

為歷史作見證

喬家才

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

正反兩方面的描寫

文強在大陸出版的「戴笠其人」一書中說：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戴笠自己稱：從那天起（實際他還沒入黃埔軍校呢）得校長手諭離校，隨東路軍北上，入閩浙，轉入滬寧。趕在部隊前頭，潛入敵境，打探虛實，有聞必報。進入江浙境內，打流的朋友很多，米湯寫的情報（米湯的情報用碘酒一塗，字跡就顯示出來了。筆者注）也就多了。這爲取得×××的重用，奠定了基礎。」

中外雜誌一八六期毛鍾新先生「戴笠別傳之九」說：「嚴格一點說，這個工作的開始，應該追溯到十五年底，戴先生在黃埔六期受訓的時候，即奉派自福建之延平、建甌越仙霞嶺山路入浙，走在東路軍的前頭，偵察敵情，用密寫函件郵遞報告。最原始的一種密寫，用米湯寫，用碘酒化。抗戰初期，尚有人用。」

又說：「有巡防隊隊員參加重慶時代的軍統局工作，如今尚住在芝山岩，已經八十五歲了。他確鑿記得，戴先生去了黃埔以後，當年冬天，

曾從福建回來，經過保安，和他見了面。並說國民革命軍就要來了，紀律嚴，不騷擾地方，不像『北佬』部隊，叫大家不要怕，照常安居，照常做生意。」

「他隨東路軍北上，自閩浙轉入滬，趕在部隊前面，潛入敵境，打聽虛實，蒐集敵情，用密寫郵遞。他生前和他的高級幹部，亦曾談起，他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

兩個立場完全不同，一個是共產黨釋放的戰犯，身不由己，一個曾做戴將軍的秘書，用不同的角度來描寫戴笠，却寫出這樣大同小異的故事，令人吃驚、詫異、迷惑，以爲正反兩方面都這樣說法，可能是真實的事實了，其實不然，應該研討求證。

毛鍾新先生這樣說，是看了「戴笠其人」，聽了以前的巡防隊員王華所說，認爲可靠，以爲確有其事，似乎沒有從其他方面求證。至於文強所說，目的在醜化戴笠，「天生的鷄鳴狗盜之徒，包打聽。」說他考取黃埔軍校，不做入伍生，硬要當勤務兵，幹偵探，打小報告，用意惡毒，令人髮指。

我也和王華先生談過話，知道抗戰時期，他率領江山子弟兵：養雞的、養豬的、種菜的、生豆芽的、磨豆腐的、釀酒的、木匠、鐵匠、泥水匠，跋涉數千里，到重慶爲軍統局工作，住在郊區養豬、種菜、生豆芽、磨豆腐，改進了一千多人的伙食。在物價猛漲不停的情況之下，維持相當水準的伙食，使一千多人免於營養不良的威脅，保持身體健康，從事工作，王華之功不可沒。王華人很老實，不會說假話，偽造故事，抬高身價。他和我沒有談過戴參加東路軍的問題，我想也許戴去黃埔以前，告訴過他，國民革命軍紀律好，不騷擾地方。王華記錯時間，說成是年冬天，從黃埔回來。因爲事隔五十多年，個人的記憶容易錯誤，並不十分可靠。所以王華的說詞，不足採信。

東路軍的敵我情況

根據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所載，關於東路軍的敵我情形摘錄如左，再和戴笠入伍黃埔軍校的情況對照，可明真相。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蔣總司令電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指示應付閩敵

機宜。(七月九日誓師北伐)

八月十八日孫傳芳令周蔭人向汀漳集中兵力，進行侵粵。

二十七日 周蔭人之旅長曹萬順、杜起雲派員至汕頭謁何應欽，呈周蔭人寇粵計劃書。

九月三日 蔣總司令任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爲東路軍總指揮。

十二日 蔣總司令任命任應岐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

十五日 周蔭人赴廈門轉漳州，傾師寇粵。

十月十日 第一軍攻破永定，周蔭人棄城潛逃。(可知東路軍係敵人先行犯粵，我才北伐的)

十六日 浙江省長夏超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率隊進攻松江。

十七日 蔣總司令電令曹萬順代理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

二十二日 孟昭月反攻浙江，夏超戰敗，爲亂軍所殺。

二十五日 第一軍克復汀州。

十一月八日 第一軍克復漳州。

二十日 蔣總司令電覆何應欽應收復閩浙。

二十一日 第一軍克復泉州。

二十二日 福建張毅及海軍代表向何應欽總指揮接洽投降條件。

三十日 張毅軍由水陸退進福州，經海軍與省防軍合擊，全部解決。

十二月三日 福建各民軍克延平，周蔭人率殘部逃往浙江。

十七日 蔣總司令任命浙江陳儀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

孫傳芳委孟昭月繼盧香亭任第三方面軍司令，着負浙江全責。

十八日 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率部駐福州。

二十五日 周鳳岐通電，奉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電令，有指揮全浙軍隊之權。

十六年一月十日 十九軍抵奉化，二十六軍一部抵金華。

二十八日 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離閩北上，派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爲福州留守司令。

二月五日 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將李春生部在水口、福州分別繳械。

十八日 第七軍克復杭州，右翼進佔蕭山，左翼佔臨安。

十九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進駐杭州。

二十三日 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到達杭州。

三月二十一日 第一軍薛岳師克復上海。

不可能參加東路軍

從前面的情況看來，東路軍的征戰可以歸納成以下各點：

一、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是從湖南向北挺進的。第一軍軍長何應欽坐鎮汕頭，對付福建方面，而第一軍的第一師王俊部、第二師劉峙部編爲總預備隊，隨總司令進入湖南。東路軍開始行動是福建的周蔭人先行侵粵，已到松口，東路軍才出擊的，時間是十月十日，較從湖南方面北伐遲了三個月。蔣總司令任命何應

欽爲東路軍總指揮是九月三日，也較誓師北伐遲了兩個月，此時戴笠還沒有考入黃埔軍校呢！

二、東路軍當面的敵人，閩浙兩省是分開的，福建方面是周蔭人，實力三萬五千人，浙江方面則爲孟昭月。對付福建方面是何應欽率統率的第一軍一部份，對付浙江方面，則由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統率的第七軍及由總預備廿一師嚴重部廿二師陳繼承部組成之，江右軍由南昌出發直趨浙江衢州配合周鳳岐、陳儀等浙軍分頭進行的。並不是由福建攻下延平、建甌，再越仙霞嶺山路入浙，由江山趨金華，下杭州的。何應欽由福州北上到杭州，僅較白總指揮進駐杭州晚四天。那麼所謂戴笠趕到東路前面，偵察敵情，自福建之延平建甌越仙霞嶺山路入浙，不是脫離部隊，單獨行動，多此一舉嗎？

三、東路軍對福建方面，是敵人先行犯粵，不是我們先動手。八月十八日孫傳芳命令周蔭人集中兵力犯粵，十月十日我第一軍的第八團團長徐庭瑤率部側面進擊，包圍永定，而周蔭人的主力兩萬多人，已經越過廣東的邊境，抵達廣東的松口。

徐庭瑤的回憶錄(見中外雜誌一八七期金戈鐵馬關山行)描寫進擊粵閩邊境的永定，寫的有聲有色，是一篇敘述東路軍北伐，最重要的文章。他說：「盤據福建的周蔭人，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帶了三萬五千人來攻潮汕，派兩萬人向廣東松口前進，自己帶一萬五千人住在福建境內永定城裏。第八團奉命由側方向永定前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永定城四面的高山佔領了。周

蔭人的部隊全數退到城內，城又小，人又多。第八團從山上用槍向城東射擊，城內部隊則向城西亂竄；向城西射擊，城內部隊又向城東亂竄。後來第八團向城內普遍射擊，城內秩序大亂，周蔭人便帶了七八個衛士在黑夜中從空隙逃走了。於是永定城被我攻破，俘虜了一萬多人，得槍一萬多枝。後來我又奉命回攻松口的背後，那兩萬敵人被我前後夾擊，向滿山遍野潰散，而被消滅了。」

東路軍擊潰周蔭人的全部主力，向福建挺進，各地民軍響應，如入無人之境，已無絲毫抵抗力量。十月二十九日克復汀州，十一月八日克復漳州，二十一日克復泉州，十二月十八日何總指揮進駐福州，相當順利。

四、當福建周蔭人在永定棄城潛逃的時候，姜紹謨策反浙江省長夏超已經成功，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不幸被孟昭月擊潰。但浙軍陳儀已就十九軍軍長，十二軍周鳳岐也在浙江站穩腳步。浙江情況比福建更爲樂觀，江右軍由南昌經進賢、東鄉、上饒、玉山進入浙江、衢州、蘭溪、金華，而下杭州不需要等東路軍越過仙霞嶺，到保安，去光復浙江。那麼戴笠獨自爬山越嶺，回保安對王華說：大家不要怕，照常安居，照常做生意，不是唱獨角戲，多此一舉嗎？

黃埔第六期入伍生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大軍開赴前線，廣東非常空虛。而廣東是有名的荏苒不靖，土匪非常猖獗，這個維護北伐大後方的治安責任，就落在

第六期入伍生的肩上了。平常須一個團駐防，才能維持治安，那時有六期一連入伍生駐防，土匪就不敢蠢動了。因爲土匪們吃過虧，都知道學生軍厲害，不怕死，肯拼命，一以當十，一以當百，誰都不敢和他們接觸。所以四千多名入伍生，足抵十萬大軍，穩定了北伐的大後方。

第六期入伍生在北伐期間，駐在廣東，雖然沒有參加北伐作戰，衝鋒陷陣，但使大後方非常安靖，北伐軍無後顧之憂，功實不可沒。第六期入伍生既以維持北伐大後方的安定爲任務。所以沒有聽說同學有被徵調，參加北伐工作這麼一回事。

我們一行十個山西籍的同學，從北京出發南下，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抵達廣州。爲了不花錢，住在毫畔街山陝會館。這個會館無門窗，破爛不堪，好在我們是投筆從戎，身無長物。在長堤天字碼頭入伍生部，經過簡單的考試，全部錄取。二十九日下午到燕塘入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一連。不到兩三天，我們這一連人數已足。在燕塘訓練，不到兩週，一週徒手訓練，不到一週持槍訓練，然後開往魚桂駐防，又轉往牛山，再轉東莞、虎門，最後駐防深圳。發槍的那一天下午，快要收操的時候，全營三個連集合，缺十二連，成U字形，營長李靖難

（第一期，江西人）訓話：「你們拿到的槍，是先進的革命同志們經過流血，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得來不易，希望愛護它，珍惜它。」簡短數語，深扣人心弦，印象非常深刻，至今記憶猶新。

十二連入伍，大概在我們離開燕塘前後，九月十日左右，一直到我們駐防虎門，十二連才和

我們駐在一起。戴笠和徐亮、王孔安一同去入伍生部考試，大概因爲他年紀太大，已經三十歲，沒有錄取。徐亮、王孔安入伍後，編入第十二連。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已經滿額，而各地的青年又源源來到，於是第一團於編制以外，又增加一個第四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個連。這四個連在九月底、十月初，又滿額了，於是又增加了三個直轄連即十七、十八、十九連。戴笠原名微蘭，改名戴笠重考，錄取後編入十七連。他入伍的時間已經是十月上旬，國防部情報局所編的戴笠年譜：「十月七日入伍，編入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不錯，這個時間，和周蔭人的部隊已經全部潰散，東路軍向福建挺進的時間，不差多久。

第六期騎兵營成立的時間，大概是十六年四月，和清黨時間，相差無幾。我曾問過好幾位騎兵營同學：「究竟先清黨，還是先成立騎兵營？」他們說記不清楚，有兩位說：「先清黨，後成立騎兵營。」戴笠由十七連到騎兵營，當然在清黨以後，各級黨部改選，他當選爲騎兵營黨部執行委員。後來黃埔特別黨部召開代表大會，選舉執監委員，我當選爲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又當選爲常務委員，因爲黨務工作關係，戴笠常來特別黨部，我們才認識了。

戴笠從十五年十月七日入伍，到十六年四月入騎兵營，中間不過短短六個月，他會「奉派自福建延平、建甌越仙霞嶺山路入浙，在東路軍前頭，偵察敵情？」會「隨東路軍北上，自閩入浙，轉入滬，趕在部隊前面，潛入敵境，打聽虛實，

蒐集情報？」薛岳師克復上海是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戴笠經過如此，趕回廣東，由十七連入騎兵營，時間上來得及嗎？

在三百多人的騎兵營，能够當選為營黨部執行委員，並不簡單。必須在同學之間，培植了深厚的交情，表現了個人能力優良，否則，是不容易當選的。假如戴笠參加了東路軍工作，他有時間在同學中間樹立信用，作競選的活動嗎？真成了神話。

十七連在臺的同學，尚有勞建白和何亞雲兩位，同連的同學，整天生活在一起，一塊兒出操，一塊兒上講堂。戴笠和勞建白共同使用一張課桌，勞建白記得很清楚，在一篇紀念文中描寫：「與我共同用一張課桌，坐在我右邊的戴笠，反而並不引為同調。有時候還會有意或無意的用右手去妨礙他的看書寫字。因為他常有把頭偏向一邊的習慣，而口也常常張開，不用鼻子呼吸。……他平時很少說話，但言必有中，行事為人，則頗有古俠士風，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勸人。」勞建白和戴笠同連，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我曾問他，入伍期間，戴有沒有離開過十七連？而且離開的時間又很長。他答以毫無離開過的印象。再問何亞雲，所稱亦然。戴既無分身術，怎麼能一方面在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出操上課，一方面又參加東路軍，去偵察敵情呢？時間證明，絕不可能。

戴笠從事情報工作

十六年四月清黨，把持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共

產黨分子都逃走了，校本部政治部主任由鄧文儀擔任，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由胡靖安擔任，秘書周復，宣傳科長葉維，都是三民週刊的主持人，和共產黨鬭爭的勇士。戴為忠貞的國民黨同志，清黨時出過力，所以和胡靖安早已建立了深厚的交情，有特殊關係。

七月間胡靖安離粵北上，八月間騎兵營開往蘇州，正趕上寧漢合作，校長下野，返回奉化。騎兵營無人過問，連伙食費用都無着落，要營長沈振亞的太太變賣首飾來維持。戴笠和劉藝舟、賴雲章三個人代表騎兵營的同學，去奉化晉謁校長，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校長。戴笠氣度軒昂，精神飽滿，言詞簡要，鏗鏘有力，校長對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他能為國家擔負那麼重要的責任，和這次晉謁校長，有很大關係。

胡靖安北上以後，負責情報工作，校長去日本以後，又負聯絡同學的責任。戴笠看見騎兵營經費無着，為減輕沈營長的負擔，離開騎兵營去上海幫助胡靖安做情報。我於十一月十七日張黃事變後，乘輪北上。當時校長已從日本回國，上海正準備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我和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劉誠之、監察委員謝靈石代表黃埔特別黨部，到法租界拉都路二十號呈遞請願書，請懲辦汪兆銘，要為張黃事變負責，請願書由中央委員褚民誼接受，對我們表示安慰。

在拉都路二十號遇到胡靖安，他是校長的侍從副官，在拉都路三十號主持工作。他看見我，非常高興，因為他正感覺人手不够，要我留在上海，暫時幫忙，我又無事可做，立刻答應。

胡靖安在法租界租有一間房子，供蔡勁軍居住，我也被安置在這裏，房子不小，僅住兩個人，覺得空空洞洞。每天有兩個人的包飯，按時送到。蔡勁軍有兩套西裝，身上穿着一套，牆上掛着一套，熨的很平整，可憐他連一隻皮箱都沒有。至於我呢？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布中山服，更是身外無長物了。

我每天上午出去收取情報，取回來交給蔡勁軍，由他整理、謄正，後面寫上生胡靖安呈，由我或他在吃晚飯以前，送到拉都路二十號。供給情報最多的，就是戴笠，每天都交給我一個信封。其餘兩位團長，所給的東西不多，應付而已。

戴笠真有本事，不知從那裡找來那麼多的情報，假如沒有他幫忙，胡靖安每天的報告，恐怕就成問題，無法交卷了。我除了吃住不要自己花錢，既無薪餉，也沒有津貼。大概戴笠的情形，也同我一樣，純盡義務吧？他對情報工作，好像很有興趣，幹得很起勁，他認為這是革命工作，不需要報酬的。

我和戴笠接頭，並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都是今天見面，約定明天的時間地點。他沒有告訴我住在那裡，我也沒有問他。我在上海，幹了一個多月，覺得不能再拖延下去，校長正準備回南京復職，第六期同學的問題，也應該講解決了，我應該早日歸隊，準備升學。於是向胡靖安說明，他也認為應該如此，表示同意。想不到一到杭州，就會大禍臨頭，開始坐牢。

為了收容從廣東來的六、七兩期同學，在杭

州成立學生總隊，分三個大隊，第六期兩大隊，第七期一大隊。賀衷寒任總隊長，鄧文儀任政治主任，伍誠仁、宣鐵吾、陳明仁分任大隊長。我報到以後，編入伍誠仁的第一大隊。

頭天下午編到第一大隊，第二天上午就和劉誠之、彭章烈三個人被送到杭州的憲兵營關起來，一關就關了一個月又五天，才放出來。不審不問，不明不白，坐了三十五天木檻，究竟算甚麼

名堂？戴笠做情報工作，應該以此爲始，至於說他參加東路軍北伐，爲軍隊做偵探，探聽敵人虛實，未免有些把他看的太低了些，這不是擦粉，是向他臉上抹黑。

校長 蔣公同南京復職以後，胡靖安好像很失意，被送往德國留學，他的情報工作，分由蔡勁軍和戴笠負責，每人每月經費兩千元。蔡勁軍

負責南京方面的工作，戴笠主持長江以北，津浦、平漢、隴海各線方面的情報，地區非常遼闊。因爲第二期北伐開始以後，這三條鐵路沿線的敵情，非常重要，他發揮所長，成績良好。我覺得描寫一個人的歷史，尤其像戴笠將軍那樣對國家立過大功的人，應當腳踏實地，誣蔑固然是罪過，不應該；加油添醋，也不妥當。一是一，二是二，應當還他清白，因撰此文，以爲辯正。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父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篇篇精彩，歡迎購閱。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方打游擊、從空中截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